

# THE REFLECTION OF TATE GALLERY, LONDON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映像

项目名称：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改造项目 Tate Modern, London, England, UK

建筑师：赫尔佐格和梅隆建筑事务所 Herzog & de Meuron Architects

设计时间：2000年

周宇浩 |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



建筑的价值在于永恒，这个命题在当代建筑学视野里已经越来越虚幻，人们更加重视的是建筑的时代性，甚至是临时性。确实，我们不能以永恒为目的去设计和建造，永恒是历史赋予建筑或人物的属性，不是自身的愿望就可以铸成。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是否具有永恒的价值，现在是无法言说的，但作为一个有着前身和今世的建筑，至少已经足以成为一个话题和城市的标志。在10年前，即使伦敦人也很难将这个庞然大物联想到艺术和城市生活，或许只有它硕大的体积本身所固有的标志性，象征这个工业时代的精神，让人无从忽略。

十年前，一座精巧的千禧年步行桥连接两岸，将曾经的工业时代象征伦敦城市标志的电厂连接进了伦敦曾经的历史，融入了伦敦的当代生活中，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现代美术馆。建筑师是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中国人对这两位建筑师的名字并不陌生，对他们设计的奥运会国家体育场“鸟巢”肯定是更加熟悉。两位建筑师有着自己鲜明的设计思想，能够从当代设计学的角度对每一个项目给予属于这个项目的解决方案和理念，因此对伦敦这个项目有自己独到的理解。赫尔佐格这个世界城市在千禧年发出了一个声音和一个面对当代城市飞速发展，如何对待遗留的工业时代建筑遗产的态度。当然，这个项目也为此两位瑞士建筑师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正在进行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加建项目也是由他们主笔。有趣的是加建部分仿佛是对改建部分的逆向设计，张扬而自我。

对旧电厂的改建，从外部来看，建筑师仅对其顶部做了很含蓄的改造，两层高的贯通整体建筑的玻璃方盒，不仅没有破坏原有建筑的实体感，还为美术馆内部顶层展厅提供了自然光线，而在建筑内部，除了建筑师很感性地运用透明与半透明的极少主义手法，将新材料依附在很结实的原建筑上，体现了建筑师独到的对于轻型透明材料的认识，最具感染力的还是留下来的涡轮机房，那个35m高、150m长的空间，第一次进去，确实被震撼了，多数到访的游客都是这个感觉。虽然看过这个空间的照片无数次，但真实的体验还是很复杂和失语的，进入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其顶部绝对在视角之外，因为完全没有意识到会是这样一个完整的空间。但当调整了自身感觉的维度的时候，会有一些置身于一个宏大教堂的感受，比如河对岸的圣保罗大教堂也有着宏大的空间，这个本不是为了人而创造的空间，却似乎更具有一种神性。真不知道还是电厂的时候，工人们在里面是什么感觉，会不会有皮亚内西的幻想监狱的场景？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这个空间绝对是承载幻觉的空间，或许这就是建筑师将它留下来的动机。

这个巨型空间，留给艺术家和艺术家们继续阐释的想象余地。例如在2002年，艺术家阿尼诗·卡普尔的巨型装置作品Marsyas，就以超大的尺度和浓重的色彩和具有极大张力的形态控制了整个空间，使得原本方正的空间变成了客体，主体则是艺术品本身所重新定义的一个空间，建筑师用极具控制力的手法，改造了这栋工业遗产成为一个功能化的美术馆，没有建筑师的自我张扬，在阐释

了原来的电厂的空间后，退位给艺术家和艺术家们，与其说建筑师设计了空间，不如说是建筑师发现了空间，释放了固有的空间和场所精神。

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当代艺术家对这个空间给出过自己的阐释，无论是墙壁上的圆洞，还是地上的裂缝；无论是喧闹的建筑师的作品展还是静谧的虚空搁置，都发生在这个空间里，零时性地改变这个空间的属性和感觉，传递给到访者。很不幸运，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体验机会，也就只能体会这个空间的建筑本体所带来的体验。这个体验是很直白的，感觉处于一个没有尺度的世界里，如果没有众多的参观者在左右，一定会迷失于这个人造的纯粹空间里。

作为一个世界级的美术馆，建筑师在处理作为美术馆建筑的使用性上十分娴熟，无论是底层北入口处的透明的纪念品商店，还是首层的大书店，都采用感觉上轻盈的玻璃，使其融入到原工业建筑的感觉中。每层的展厅流线也十分流畅，与涡轮机空间形成动静对比，令观者能够静心于现代艺术杰作之中。信步游走在建筑里，感觉到建筑师十分审慎地注重表皮化的处理，使得整个改造工程看起来十分轻松。每层的功能性空间围绕每层的过厅、梯间展开，其集散空间和顶层的咖啡厅，是很好的公共活动的场所。在此可以远眺对岸的景色，在晴天里更觉风光美。每一层的集散空间都可以观着那个巨大的涡轮机房，不同的视角，感受各不相同。顶层展厅的设计，借助高侧窗的天光，将建筑空间的纯粹性提炼出来，为艺术品提供了一种语境，让观者有一种想要聆听艺术品发出的无声之音的愿望。

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另一个精彩设计是位于顶层加建的咖啡厅，这是一个可以俯瞰泰晤士河，观着千禧年桥，远眺对岸圣保罗大教堂和伦敦天际线的场所。参观不尽的展厅后，不免开始视觉疲劳，要一杯咖啡面对泰晤士河坐下，重新回到现实世界，壮观的城市景象仿佛是最后一件艺术品的展现，把艺术品带来的各种感受融合在现实的城市景象中，与浓郁的咖啡一起注入自己的内心，既使如我一般的独行者，也能融入周围陌生人的喜悦氛围中。当我从一个建筑师的心态脱离出来，开始注意周围的访问者的时候，才意识到身处其中的这个建筑本质上是一个公共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陈列艺术品的场所，更是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自由出入是它的一个态度，给予城市的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公众场所。

喝完咖啡，在有了新的感悟后，我重新审视了一遍整个美术馆的公共集散空间，觉得应该以放松的心态拍摄这个曾经在杂志上被广为刊登的大师作品，那些杂志上的照片留给我的十分建筑化的场景，几乎没有城市公共场所的气息，误导了我前往时内心的希冀。一个建筑，不管是改造还是完全新建，当它真正属于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才是一个杰出的公共建筑，这是人类建筑历史的主线，只是在现实中，却往往被忽视了。





